

长篇小说

李晓敏 著

我的民国

下



The Fate of a Person in History

大热影视剧《遍地狼烟》原著作者又一力作
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家李晓敏火力全开
为你讲述小人物在乱世尘嚣中的命运沉浮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我的民国

(下)

李晓敏/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民国. 下 / 李晓敏著.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1

ISBN 978-7-201-07930-1

I. ①我… II. ①李…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6772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787×1092毫米 32 开本 9.5印张

字数：182千字

定价：29.80元

那一夜的大帅府注定是不宁静的。

这一夜，尤正昌在杨柳儿暂住的房里看到了一样东西，一样闪闪发光透露着寒意的东西，那是一支锋利的银钗！杨柳儿没有丝毫的迟疑，握住那锋利的银钗就用力地，在自己左脸狠狠划了下去，在尤正昌还没有回过神来时，又狠狠地划向了自己的右脸。

“住手！”尤正昌大惊失色，回过神来后猛地冲上前去阻拦。

杨柳儿满脸是血，笑得更美了。她毫不犹豫地举起手中的银钗就凶狠地扎向自己的胸口。尤正昌冲上前握住了杨柳儿的手，好在及时，那银钗被尤正昌生生夺了下来。

杨柳儿整个人软软地倒了下去。两边脸上的血顺着脖子一直往下淌，染红了衣服，滴到了地上，血在汨汨流出，一切是那么的触目惊心。

“来人，来人啊！给我叫大夫！马上，迟了我毙了你们！”尤正昌冲楼下失控地大吼大叫起来，他抱着满身是血的杨柳儿就向自己的卧室冲过去。

大帅府的私人大夫很快就来了，动作迅速地给杨柳儿做着急救措施。

尤正昌在旁边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这一切，他没想到这个女子如此刚烈，竟然用这种疯狂的举动来保全她的清白。他松开手，身上还留着杨柳儿的鲜血。

血还是热的。

胡魁站在楼下，他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心有余悸地看着这一切。他很久以前就知道那个女人性子刚烈，但是他也没有想到居然烈到了这一步。

良久，两个大夫才起身，擦了擦额头的汗道：“司令，幸好扎得不深，这女的暂时没有大碍。”

尤正昌这才放下心来，看着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杨柳儿，久久无言，但是眼神已经不同。半晌，尤正昌才吐出一句话来：“他妈的，好一匹烈马啊！”

“给我好好治，脸上的伤要是治不好你就等着吃枪子儿！”尤正昌缓过神来对着两位大夫喝道。

“这……竭尽全力。”大夫面有难色。这位小姐胸口上的那点小伤倒没什么，关键是脸上那两道划得太深了，要想治好，似乎太难。但是司令正在气头上，这句话是万万不敢说出来的。

胡魁在外面听着上面的对话，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尤正昌是真的喜欢上了这个性格刚烈的杨柳儿。

话说郝一城走在街上，很快就被劳工会的人发现。众人奔走相告，欢呼雀跃。他们的兄弟毫发无伤地回来了。很多人拥着郝一城往前走去，一路走来，人越来越多。上千号人都集结了过来，全部欣喜地拥着郝一城往家走去。郝一城看到这么多兄弟发自内心的为自己高兴，心中也是感动万分。除了拱手真心感谢，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刘建荣和方立也闻讯赶来，黑皮和阿忠三兄弟更是欣喜若

狂，围在郝一城身边问长问短。

郝一城知道了，他在狱里的这些日子，外面发生了这么多事，众位兄弟为他奔走请命，策划趁乱强行抢人的事情，心中很是感动。

“嫂子恐怕在家都等急了，说不定正在赶来的路上。”黑皮笑着道。

郝一城一听到杨柳儿，心中泛起了柔情。在他被带走的那个晚上，杨柳儿柔弱的身子那么拼命地挡在他的面前，他都记得很清楚。现在终于要见到挂念的人了，心中充满着高兴和激动。

然而，当郝一城回到家后，张嫂和顾小瑛喜笑颜开地出来迎接，却独独没有杨柳儿的身影！

找遍了整个屋子，还是没有杨柳儿的身影，张嫂也傻眼了，因为这段时间杨柳儿一直在家，也没有去剧院唱戏。刚才都还在家，说不见就不见了。

原本众人还说去庆祝一番的，现在因为杨柳儿的事，气氛沉闷了下来。

刘建荣知道杨柳儿对郝一城的意义，忙吩咐众兄弟去帮忙寻找。张嫂和顾小瑛安慰着郝一城，郝一城心中着急，涌起一股不祥的感觉。

果然，一直到了天色暗下来，都没有杨柳儿的消息。杨柳儿就像蒸发了一样，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不见了。众人除了劝慰再没有了别的办法。郝一城在屋里看着杨柳儿还晾在那里的衣服，心里空空的。那个女人，就这样不

见了。她去了哪里？发生了什么事？郝一城坐了下来，脑袋里乱得一塌糊涂……

劳工会在省城找了两天，依然没有杨柳儿的音讯，郝一城心急如焚，但却毫无办法。第二天夜里，他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发呆。突然鬼使神差的，他想到了一个地方，想到了胡魁那些还没有对他说出口的话，想到了一反常态向他主动赔礼的大帅，他心里闪过一丝犹疑。他顾不得那么多了，就算把省城挖地三尺，他也要找到她。现在，他想去大帅府——那个他极不愿意再回去的地方。

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脑子里越来越清晰。郝一城的脸色越来越暗沉。大帅府！尤正昌！郝一城的眼色冷了下来，他翻出了自己那把珍爱的手枪。郝一城已经下定决心，今晚就要去夜探大帅府，去查探杨柳儿的下落，他主意已定。

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郝一城悄悄出了门，他自然不会让别人知道，而后和他一起去犯险。

摸黑来到了大帅府后面的围墙下，郝一城利落地翻了进去。大帅府的地形出乎郝一城意料的宽敞。郝一城绕过几个巡逻的士兵，找了几个屋子，依旧没有找到一点线索，不免心中有些着急起来。一个大意碰倒了脚下的木盆，惊动了刚好路过的一队士兵。

“什么人？”士兵大喝着。

郝一城连忙闪到边上一棵大树后面，但士兵显然已经发现了他，打着灯笼朝这里走了过来，郝一城见藏不住了，只好飞身跃起，往安静的后院扑去。刹那间，大帅府

吆喝声四起，枪声大作。郝一城一个闪身，见旁边有一间亮着昏暗灯光的屋子，从窗户翻了进去，再回手利落地将窗户关好。

“谁？”一个声音乍然在耳边响起。郝一城来不及细看，连忙将那说话之人一把按住，低喝道：“不许吭声，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这正是尤小如的闺房，尤小如一听这熟悉的声音，心中欣喜，小声急切地道：“郝一城，是我，我是尤小如啊。你怎么会在这里？我爹不是把你放了吗？”

郝一城一听，有些愣住，他没想到自己居然闯入了尤小如的房间。

就在这个时候，外面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夹杂着吆喝声：“没跑远，赶紧找！”而且立刻响起了敲门声，敲门的人语气担忧：“小姐，小姐，您没事吧？”

“大半夜的嚷什么嚷？吵死人了。”尤小如扯开嗓子不耐烦地训斥。

“不是的，小姐，有个刺客闯进大帅府了，我们是怕刺客对您……”外面的声音一听尤小如那蛮横的口气，忙小心翼翼地解释着。

“呸！有刺客在我还能说话啊？给我滚远点，赶紧去抓刺客，要是再来骚扰我，要你们好看！居然敢扰乱本小姐的清梦！”尤小如的刁蛮让外面的人望而却步，最后只得讪讪地说了句让尤小如有事就喊他们。结果又招致尤小如的臭骂：“你很希望本小姐出事是不是？快滚！”外面

的人一听这话就赶紧跑开了。

待脚步声都远去听不到了，尤小如这才转身，这个时候两人的眼神已经适应了黑暗，都这样无声地看着对方。尤小如回过神来，担忧道：“你，你怎么会在这里？我爹不是已经放你走了么？你怎么又回来了？”尤小如在郝一城被放走后就被允许可以走出屋子，但是依旧不准走出大帅府。

“我来找人！”郝一城一口坚决道。

“找人？找谁？”尤小如惊讶地问道。郝一城便将自己的猜测和要找的人告诉了尤小如。尤小如听完，心中一酸。原来郝一城已经有了心上人，而且他为了心上人居然如此不顾自己的安危冒险夜闯大帅府。

“这太危险了！他们手里可都是有枪的啊，枪子儿可没有长眼睛。”尤小如劝慰着，心中却是酸楚一片。

“我必须找到杨柳儿，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郝一城眼睛红红的，他第一次在外人面前说出自己的心声。尤小如听罢，虽然心中酸楚却不愿意郝一城这样犯险，没有多想就开口苦心劝慰道：“郝一城，你听我说，你先回去，我帮你查探清楚再告诉你。我保证，一定会给你确切的消息。如果杨柳儿在大帅府，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救人。你要相信我！”尤小如信誓旦旦地保证着，此刻她希望郝一城不要出任何事，安全离开这里。

郝一城看着尤小如，尤小如的眸子在昏暗的夜色中显得晶亮。“相信我，郝一城，我绝对不会骗你，更不会害你！我一旦有消息会立刻去通知你。你必须离开这里，这

里太危险了。”尤小如苦口婆心地劝慰着，而此时外面又远远地响起了脚步声。

郝一城终于艰难地点了点头，同意下来。

“你在这儿等着，我出去引开那些人。然后你趁机会赶紧走。”尤小如说完就打开门往外面跑了，跑得远了，听得她在外面大呼小叫着有刺客。脚步声渐渐远去，消失不见。郝一城趁这个当口，赶紧开门无声无息地潜到围墙下，再次利落地翻身出去。

郝一城回到住处，这一夜无眠。

杨柳儿的失踪对郝一城造成了致命的打击。郝一城第一次感受到这个女人对自己的重要性。郝一城等待了三天，没有尤小如的消息。

日子就这样煎熬着，但是尤小如始终没有派人带来任何消息。郝一城迅速地憔悴了下去，什么都不关心，什么都不管。任何事情他都不再去过问，整天饮酒度日。

尤小如在郝一城走的第二天就开始在大帅府寻找郝一城口中的那个杨柳儿。当她在东边的阁楼看到几个丫鬟端着热水毛巾进进出出的时候，她就知道了这其中的不寻常。因为那个阁楼一直空置着，现在却有人住了进去。

她正要上楼，几个丫鬟从里面出来拦住她：“小姐，老爷交代了，这里你不能来。”尤小如抬手就是一巴掌，扇得为首的丫鬟眼泪都出来了。

“老实说，里面到底是什么人？”

丫鬟深知小姐的厉害，只好如实说里面有个受伤的女人，是司令吩咐好好照料的。尤小如的心中一沉，放走那丫鬟后，府里的王大夫从里面出来，尤小如又一把拽住了他：“里面是什么人？”

王大夫一见是大帅府的千金，自然不敢乱说话，只是说那是一名受伤的女子。尤小如问起是什么样的女子，医生摇头说不知道，然后赶紧溜了。

尤小如愣在原地，不用进去看也明白了。那屋子里的女人不会是别人，正是郝一城要找的女人杨柳儿。前段时间，她在府里隐约听人说起爹和人因为一个戏子发生冲突，没想到发生冲突的人是郝一城，更没想到爹看上的那个戏子居然就是郝一城的老婆！

这一刻，尤小如是心乱如麻。

尤小如恍恍惚惚地回到了自己的屋子，正巧刘妈正端着一碗汤进来。尤小如抬头无助地看着奶娘刘妈道：“刘妈，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说着说着，眼泪就要掉了下来。刘妈一见，心疼得不得了。这尤小如从小没了娘，是刘妈一手带大的，早就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看待了。现在看到尤小如哭成这样，赶紧把碗一放就上前来安慰询问是怎么回事。

尤小如将刚才看到的事情和郝一城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刘妈，然后泪眼婆娑地问道：“刘妈，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要马上出去，我要去见郝一城，我要告诉他，

他的老婆在这里。”

“使不得！使不得啊！”刘妈一听尤小如这样说，急得连忙阻止，“你听我说啊，傻孩子。奶娘知道你心里有郝一城，眼下不正是个机会么？你看看，我的小姐哪里比别人差？要相貌有相貌，要家世有家世。”刘妈自然是存有私心的。她是希望尤小如这个孩子能够幸福，能和她心爱的人在一起的。

“不行！奶娘，我不能这么做的！我明知道那杨柳儿在府里，我却还隐瞒郝一城。这样对他们多么不公平，我不要趁虚而入！”尤小如虽然刁蛮任性了些，但是本性却也不坏，说出了这番话来。

刘妈一见这样说不通尤小如，立刻改了口风，苦口婆心道：“我的傻小姐啊。你真以为我是让你趁虚而入啊，你想想，如果你现在去告诉郝一城，郝一城知道这个消息后，他会怎么样？他会马上冲进大帅府来救人。那么，后果呢？后果就是你爹和郝一城两虎相争，你好好想想吧……”

尤小如一下就愣住了，是啊！如果她现在把真相告诉了郝一城，她最关心的两个男人必然会有一场生死争斗，那是她万万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我不想他们出事，但我该怎么做呢？”

“我的傻小姐，这事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为了郝一城的安危，你绝对不能说，知道吗？”刘妈搂着尤小如，轻轻地拍着尤小如的后背。

尤小如无声地流着泪，心中煎熬，却终于下定决心，

绝对不能将实情告诉郝一城。不能让郝一城出事。也不会让郝一城伤害到他爹。可是，她答应过郝一城会给他消息，那么该怎么答复他呢？她真的乱了，但是她知道，此刻的郝一城，一定心急如焚，他是一个有情义的男人，从他夜闯自己家她就知道了。

现在，她想见见这个男人，哪怕只是给他一点安慰。

尤小如想了想，倏地站了起来往外跑去。

“小姐，小姐，你去哪？”刘妈在后面追。尤小如充耳不闻，直接往书房跑去，她在想这个时候她爹应该还没有出门。果然，尤正昌还在书房里。尤小如没有敲门就蹦了进去，但是她这个时候已经换上了一副笑脸。

“哟，闺女，什么事这么开心啊？”尤正昌看到宝贝女儿满面笑容，心情跟着好了起来。

“爹，人家闷在家里好久了，你都不让我出去。我想出去逛逛街，透透气。”尤小如上前搂着尤正昌的脖子撒娇着，不等她爹说话，又说：“爹，你放心啦！我只是无聊，想出去走走，保证不给你惹事。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与郝一城见面，我也想通了，听说他也是有家室的人，我才不会傻到去给人家当小老婆呢！”

一番话说得尤正昌高兴起来，拍着自己女儿的手，笑眯眯道：“好好，想通了就好。那个穷小子有什么好。以后爹给你找户好人家，可不能让我女儿吃半点苦。去吧，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爹……”尤小如拉长声音有些不好意思地撒着娇，

心中却乐开了。

尤小如刚走出书房，尤正昌也站了出来，看着尤小如的背影转头对胡魁道：“去，找两个人跟着大小姐，不能让她去见那个穷小子。”尤正昌并没有完全相信女儿的话，自然是要派人跟着尤小如的。胡魁点头领命下去了。

这样，尤小如出门的时候身后除了刘妈还跟了两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尤小如不管是冲他们发脾气还是好声好气地说话，两人都油盐不进，一声不吭地跟在尤小如的身后。

尤小如生气却毫无办法，这样是没有办法去见郝一城的。一路上，尤小如都是沉着脸。过了几条街，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时，尤小如看到街边有几个拉车的人，她眼睛一亮，因为她看到了这几个人背后那三角形的补丁，从和郝一城接触以后，她就已经知道这些背心有着三角形补丁的都是劳工会的人。于是她心生一计，她叫来那两个车夫，说：“我要坐车逛街，你们俩跟着吧！”身后的两个士兵面面相觑了一下，一脸的无奈。

尤小如来到几个车夫前，弯下腰低声道：“我要见郝一城，有要事相告。但是那俩人一直跟着我，能不能想办法帮我甩开他们。”

那拉车的一听是要见郝一城，而且是有要事相告，自然不敢怠慢。暗暗地冲旁边的几个车夫使了下眼色，大声道：“好嘞，您上车坐好。”刘妈也上了旁边一辆黄包车。那两个士兵见状，心中无奈只得要跟过来。就在这个时候，旁边的一个黄包车车夫掏出哨子含在嘴里，用力地

这么一吹，悠扬的哨声响起，这么一吹不打紧，四面八方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几十个苦力从四面八方涌来。这事来得太过突然，两个士兵慌了，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死死拽着枪，却不知如何回应。

借着这个当口，拉着尤小如和刘妈的车夫快速地拉着两人一溜烟地跑了。那两个士兵被众人围在原地，想追却又挪不动脚步，唯有口中焦急大喊“小姐，小姐”，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尤小如被那辆黄包车拉走了。

劳工会的人把尤小如拉到郝一城的住处，便笑了笑转身走了，连车钱都没收。张嫂像平常那样坐在门口，看到尤小如和刘妈进来，也不理不睬，只是让到一边，放她们上了楼。

郝一城的屋里到处都散发着刺鼻的酒味，她完全惊住了。她没有想到短短几天时间，郝一城居然颓废憔悴得像换了一个人：他眼窝深陷，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胡子似乎在一夜之间就长满了下巴。

郝一城看到尤小如进来后，无神的眼睛终于一亮，冲上来就问：“是不是有消息了？她在哪？”

尤小如心里百般纠结，她明明知道让这个男人痛不欲生的女人在自己家中，却又不能告诉他，她把目光移到别处，摇摇头。

半晌，失望的郝一城整个人都恹了下来，颓废地坐下来，抱着自己的头揪紧了自己的头发，狠狠地痛骂起来：

“你说我还是个男人吗？连自己的女人都没办法保护好。我算什么男人啊！”

尤小如看着郝一城这般的痛苦和脆弱，几次都想开口跟郝一城说实情，但是刘妈在一旁不断地使眼色，尤小如一想到自己说了实情的后果，还是生生地压下了这个冲动。她不知道该如何安慰郝一城，而且她知道自己在这个时候说些假惺惺的安慰之类的话，会让她的良心更不安。

她什么也没说出来，和刘妈转身悄悄地下楼走了。

日子就这样麻木地过着，郝一城感觉生活里似乎没有了重心。活生生的一个人，就这样凭空消失了一般，省城的万宝戏院，那个青衣杨柳儿刚刚声名鹊起，转眼就成了昙花一现，戏迷们纷纷失望。

但是，这个事实对于郝一城来说却是致命的。几个月来的音讯全无，他差不多把省城翻了一遍，依然没有任何有关杨柳儿的下落。他开始酗酒，颓废和悲伤在他的心里蔓延着，并感染到了其他人的身上，他身边的人都感觉到了他这种疼痛。

许小瑛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在她的心里，郝一城是她的亲人，她无条件喜欢他，但是她知道他永远都不会爱上她，所以她只有把这份感情深埋于心底。

郝一城仍旧了无生气地坐在那里，一口接一口地喝着酒。许小瑛上去就看到这一幕，连忙将篮子放在桌子上，就去抢郝一城的酒瓶。

“一城哥，不能再喝了，不要喝了。”许小瑛一把抢过

了郝一城的酒瓶。郝一城却再次抢了回去，掀开了许小瑛。

“不用你管！”郝一城浑浑噩噩的，抢过来酒壶又是一阵猛灌。

“一城哥！不要喝了，你这样喝，嫂子也回不来的！”许小瑛生气地冲郝一城大吼。

“不关你的事！你让我喝酒，你出去！你给我出去！”郝一城心中恼火，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到许小瑛的面前，推着许小瑛，“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

郝一城就这样把许小瑛给推了出去，“砰”地一声紧紧关上了门。许小瑛靠在门上，眼泪直流。她明白，不管杨柳儿在不在，她似乎都永远不可能走进郝一城的心里。许小瑛越想越难过，蹲在门边直抹眼泪，这个时候一张手帕递了过来，许小瑛接过手帕就是一顿乱抹，擦干了眼泪才看清楚眼前的人是阿忠。阿忠蹲在她的面前满脸的担忧。

“小瑛，你，你没事吧？是不是城哥骂你了。他现在心情不好，少惹他一点。”阿忠吭哧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

“呸，你才欺负我！”许小瑛看到阿忠憋红了脸，忽然觉得不那么难过了。出口顶撞着阿忠，然后又拿手帕擦了擦自己的眼泪，忽然又跟触电一样把手帕远离自己。

“好臭，这个多久没洗了？对了，你一个大男人哪里来的手帕，还是花的。”许小瑛嫌恶地看着手里的手帕。

“我，我，我买来本来想送，送给你的，一直没敢。就揣在怀里，时间久了，出汗了，所以，所以可能就有点味了。”阿忠吭哧着，红着脸说了出来。许小瑛的善良和